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十)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十)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第三十一章 愛德華礮臺 美洲森林 本甯敦 斯丹威克斯礮臺

軍事專家鑒於斯開勒軍隊之外觀，希望英軍將獲大勝者非無理由。斯開勒奉令多多依賴馬薩諸塞爲其兵力之主要來源；而馬薩諸塞乃於此千鈞一髮之時棄之。該州某郡曾遣一千二百名兵士赴前線，但其中九百人離隊歸來，而於故鄉傳佈恐慌與懷疑。（註一）另一郡曾出兵五百名者，今則只有三十名軍官與軍曹以及三十名士兵仍在前線。斯開勒只有一千七百人或一千八百人大陸正規軍；而二千名紐約民兵中，只有一千名鑒於本州現成爲戰事之中，心皆願多留三星期。大礮散於草上；但無礮車，而每枝毛瑟槍只有五枚子彈。天幕則無，掘壕工具亦無多，兵營之釜亦不足以供烹調之用。斯開勒軍隊幾於缺乏一切；但將軍自身則無不勝任愉快之處。處此危難時期，難見任何一人能表現更健全之判斷或更有效之勤奮。關於大礮及其他戰時材料之供給，彼不得不仰賴中央政府之惡意、冷淡與財政上之困難，但糧食之供給則多出諸附近各地，因受附近各地愛戴；

其個人信用，在附近各地遇爲備辦兵士糧食發生問題時，比較財部所發之庫券尤能博得人民之信任，因此類庫券名爲銀元，但已跌至五角二分以下也。

斯開勒在職務上應向代表大會，菲列得爾菲亞行政當局，以及新英格蘭各省議會求援；而其懇求國家有力之公僕則可望得到比較滿意之答覆，因此輩公僕素重斯開勒之爲人，而此輩公僕之愛國心與公共精神，亦爲斯開勒自昔所熟知也。斯開勒寓書康涅狄格總督特藍布爾、馬薩諸塞司令官希斯將軍、紐約總督克林敦，詞旨懇切。彼又毅然將其自身之利益及其軍隊之利益委託華盛頓，而當華盛頓處境至艱之時，彼固曾一再援助之也。（註二）當靜候外援之時，斯開勒一向善用其現有之財源以採取一種行動，因畢生繁忙而又熟悉當地情形而後想起者。凡敵方糧食徵發隊所能及之牛羊彼則驅去之，所能及之現成五穀彼則車載以去，若不能載亦破壞之，勿使其墮入敵手。僅留足供偵察之用之兵士於戰線以內，一時之內彼即令其餘兵士爲鋤夫與樵夫。彼又召來無數掘土者、伐木者與工匠，而此輩人員不斷開發並修理其大產業，而此大產業固經衆認爲全美模範產業而今則淪爲戰場矣。斯開勒迅速破壞道路，阻塞水道，以阻柏圭因軍隊之前進。最後既以其

所有之其他一切授其國家，彼爲國家之故棄其久享之盛名，而聽受其政敵之惡意誹謗。既知時機未至而與敵人作戰將危及自國之主張，彼卽放棄愛德華礮臺（Edward Fort），而愛德華礮臺不過名義上爲一礮臺，而逐漸將其軍隊撤至斯替爾窩忒，而斯替爾窩忒在哈得孫河西岸，約在薩拉托加其祖遺之別業南十英里。

於是誹謗與誤會之風潮一發而不可復制。約翰亞當士不諳軍事而又敏於批評軍事當局者，於得到泰昆得洛加消息之時，卽稱苟非鎗斃一二軍官，則其國人將不能守一哨位；迨菲列得爾非亞獲知北軍放棄愛德華礮臺以資敵，而退至奧爾巴尼前方十里格時，斯開勒之敵人無論在代表大會之內或代表大會之外，自覺時機已至，可以毀其生涯並污其名譽矣。但雖他人皆以爲斯開勒之戰略由於畏怯，甚至由於賣國，然有一人對於斯開勒之戰略抱一種比較鎮定、有利、與聰明之見解。華盛頓深知英人由北方進攻奧爾巴尼，實採取一種行動非其力所能及者。既已詳密研究每次移動矣，華盛頓卽承認斯開勒所述支配軍事行動之地方狀況；贊成該將軍之懷疑愛德華礮臺可以攻陷；（註三）且深信柏圭因愈深入美國內地則愈難全師而返也。喬治華盛頓絕不畏預先發表

軍事上之或然性之見解，若其預期可以使非常痛心之同事重振精神。其言曰：「雖在過去吾人之戰事形勢非常暗淡，吾則希望不久將有順利之轉變，吾深信柏圭因之軍隊遲早將受有力之阻撓，而其所已得之勝利將引起其毀滅焉。」

華盛頓準備使其自身有望之預期完全實現。將軍詳細研究斯開勒之需要，不使有一項逃其注意。雖自身亦知豪將軍所統之三十五團皇家步兵，旦夕之間即將進攻，彼猶挾一種大公無我之精神，出其自身有限之資財，以滿足此類需要；而彼即首先供給斯開勒需要最殷之物。當斯開勒失望之公文送到南軍司令部時，十門野砲已一切準備停當，即向奧爾巴尼進發；連同庫中所存之毛瑟槍彈藥筒與六十桶火藥及若干之鉛。帳幕確無法供給，因庫中無帳幕也。但華盛頓猶憶兵營之釜、鏟與鋤，而此數者，若無彼之明令，必不發出，以供北軍之用也。華盛頓又於其自身不足之部隊中派遣兩小隊老兵；其中最可注意者爲格洛味上校之馬布爾赫德之漁翁，以及經帕特喃練成一隊粗野而又敏捷之工兵之一營兵士。華氏初期森林戰爭之經驗在於俄亥俄河，而不在於哈得孫河與馬霍克河；但原始之曠野無論何處形勢無不相同；且華氏固知在林中作戰之時，如軍官左右而

有兵士，固能於咄嗟之間，以粗劣之材料建造橋梁與垣柵之爲有利。且當所發之其他物件而在途中之時，彼又遣一位軍官能彌補斯開勒氏身體上或軍事才能上之缺陷，能與其所服事之長官密切合作，但使該長官所許彼之劇戰多於其所應戰者。

此一軍官今又可供華盛頓調遣矣。一七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代表大會又派五位少將；而安諾德不與焉。所有進級之旅長皆安諾德之下屬；而安諾德之名則列於一羣上校之名單之首，所處之位置，有似一老兵過於可敬而不宜將其辭退，但又不宜於擔任戰場司令官者。此種打擊非常猛烈；而華盛頓之感覺此打擊與安諾德同樣敏銳，而其憤此打擊且較安諾德個人爲尤甚。總司令明告代表大會彼等無端輕視一位將校，其軍事才能不遜於任何一人者，實屬不可思議，而且無可原諒；（註四）又於若干通具有深切的同情與殷勤的情感之信札中，勸安諾德勿採何種急遽之行動，且謂彼將盡力矯正此種不公而又如此失策之行爲。安諾德則接受華盛頓所函告之一種方式，保持靜默態度，以表示其自身感覺華盛頓之友誼。其覆函曰：「雖個人曾蒙損害，但因熱心國家之安全與幸福絕不敢有所計較，而吾固曾爲此國家之主張作戰而流血，且爲此國家之故隨時皆願犧牲

吾之生命也。』

此類忠勇之言不久即得所證明。四月杪總督德來溫自紐約率二千名步兵而至。氏於飛耳菲爾特 (Fairfield) 與諾爾窩克 (Norwalk) 兩新英格蘭模範村間之康涅狄格海岸登陸；而此兩模範村因時間關係而非因意向關係，此次幸未被焚。一如實事求是之人，彼先事業而後娛樂。彼迅入內地丹巴立 (Danbury)，於此破壞革命政府軍火與糧食庫；而僅於完成使命以後，始焚燬所有非王黨之私人房屋。此一小市通宵照耀如晝，且可當作一種烽火以警附近人士，若東部諸市之人未被驚動。五六百名分兵即於兩名民團統帥之下出發；而安諾德此時正在紐哈文 (New Haven) 省視其姊，即加入爲一志願兵。康涅狄格本在其軍權範圍以外；但因目前情勢關係，彼絕不拘泥其軍權，實則在安諾德最欲行使軍權之處，其軍權每得人承認也。當德來溫清晨歸來之時，其後衛受大衛武斯忒 (David Wooster) 猛攻，而大衛武斯忒乃一公民戰士，將近七十歲，嘗助喬治第二與喬治第三於水陸上力戰法人與西班牙人也。武斯忒脊骨已斷，不久即死。（註五）而其部衆無多；但在德來溫之主力展開，而其大礮開始射擊以前，猶屹然不可動搖。在前方兩英里之山谷，英人忽見

安諾德阻其去路。其軍隊不能包蔽半富阿浪 (furlong) 之正面；但其勇於作戰，有似彼有兩旅之衆供其指揮者，最後美人因側面受攻而被驅出陣地；而安諾德每遇退軍之時無不逗留前方者，乃爲三十碼外敵人之排礮所攻。其馬立仆於地，全身中彈無數，而彼卽賴其手鎗以保其自身之生命焉。

此次勢力懸殊之殊死戰並非無謂；因天將暮矣，而德來溫尙須跋涉長途始能登舟。是晚英人宿營；及曉上道，所有康涅狄格皆攜武器以抗之矣。安諾德於英方退卻路線上每一要害無不挺身而出；而載彼之馬直至戰事將終之時始中彈而死。遇美人阻斷去路之處，雙方無不劇戰；除此以外英國軍官未嘗對其尾追之敵人施行報復。其兵士匆匆前進，爲毛瑟槍與大礮所累。抵水濱時疲乏而沮喪，且自覺不能再行努力，其得免於被俘，純賴吾英戰艦預令水手上岸以保護之也。德來溫損折兵士十分之一；但反使其敵人損失一萬五千鎊或一萬六千鎊之軍需，又曾毀數十所房屋。此次戰爭乃無目的之侵掠，軍事上毫無價值，勢必失敗，而且刺激當地之人民。此又係勒克星敦，不過勒克星敦之役皇家軍隊由正士統率耳。（註六）

當丹巴立之故事流傳於外之時，安諾德即進級少將；而代表大會授之以馬，備有馬衣以彰其忠勇者。但此新少將不欲受其撫慰，仍與陸軍部及審計部爭執，此時華盛頓即派之往北方襄助斯開勒以抗柏圭因之軍隊，蓋知此人甚於知其自身也。安諾德立即放棄其煩冤，放棄其個人之權利，表示不但願聽斯開勒將軍之命令，且願聽聖克拉爾將軍之命令，而聖克拉爾即上次進級少將之五人中之一也。安諾德在華盛頓司令部住宿一夜，而此兩將軍即於此處討論戰事之前途，共同進膳，同宿一房，且有時間以互助團團員之資格出現於互助團集會地方。（註七）然後安諾德迅向北方出發。既抵目的地，安諾德即有機會為英國之主張效勞；蓋彼完全贊成斯開勒將軍退出愛德華砲臺而於斯替爾窩武南方三十英里之處設立陣地之提議也。丹巴立與凡庫爾島之英雄，絕不因菲列得爾菲亞少數政客將譏其怯懦，而不敢發表其對於實際戰略問題所具之意見也。

斯開勒避戰之得計，另一將軍，其關心此戰之結果，不下於斯開勒自身者亦知之焉。重新征服美洲之最大困難——一類困難英人認識不清，而英內閣亦未嘗注意之焉——在於該國幅員之

廣大與天然之困難。當柏圭因遠征軍之命運尙懸而未決之時，有人投稿英國雜誌論述此類困難。此篇文學即含有消息，既作爲皇家工兵官員之祕密報告呈進，即應於請求內閣批准北征之時，或（最好）於內閣開始戰爭以前，呈與內閣。（註八）林中公路平直者少，（該作家聲稱）且往往循倒臥之樹木而轉曲，而此倒臥之樹木遇和平之時因人工缺乏未嘗移去。（註九）一旦戰事發作，一團民兵使用斧斤與使用槍械同樣有效，且較使用槍械尤爲美好者，即能於二十四小時內使一條長途非步兵所能通過。每隔二三英里，即有一座高二三十呎而長二三倍於此之橋，貫於小港之上，或兩山間之大溝之上。退卻之軍隊固易毀此類橋梁；而侵入者則不能不多耗時間與智巧以重建之焉。又爲搬運大礮起見，林中沼澤亦須鋪以小樹，並將小樹切成長十呎或十二呎而後平鋪於若干碼或數百呎之地方。（註一〇）（作者曾謂）美國之征戰亦足矯正煙窗戰略家之預言；而由美洲回來之軍官，將立即承認當其歸來之時所帶回之耐性，兩倍於其出發之時焉。

英人多著論述加拿大舟子之巧妙與大膽，而所述頗有理由。大事大體爲不可能者，運輸部官員與兵站部官員皆以爲舟子能之，蓋此輩官員新蒞美洲，尙待知該洲北方河流不便內部航行也。

大河於四月杪即凍，其後又因融雪而澎湃者，固五月杪前六星期間極湍急與極動人之旅行方法；但此日以後炎天之亢旱，又令主流化成不定之小流。（註一）小流之上巨木縱橫，而巨木產於河岸較產於內地森林之乾土上尤速；而此類河流只須略費力量，即可使其不能供軍事上之用途。當上次法國戰爭之時，夢坎伯爵採取如此有效之方法以阻斷水流，結果水面堆滿樹榦與樹枝者凡二十四英里；而安麥斯特爵士之先鋒，費數星期而始於此樹榦交錯之水路上殺一條路，以便其船隊通過焉。

安麥斯特幸在威廉庇得之下服務，——而威廉庇得乃一政治家深知戰爭，向不催促或擾亂其軍官，而其不吝與以時間，正猶其不吝與以軍事之成功上其他同樣必要之必需品。雖然，挪兒斯爵士之內閣與威廉庇得之內閣不同，其對於美洲森林所具之概念乃根據一種地圖，圖上表示五萬平方哩之紐約與格羅斯武郡（Gloucestershire）相等；此處阿第倫達克山脈（Adirondacks）與綠山（Green Mountains）之隔斷森林，一如馬爾分山（Malvern Hills），此處基尼伯克河（Kennebec）與馬霍克河流經平滑之低地，有似塞汶河（Severn）與泰晤士河者然。而柏圭因

即根據此類地圖，始以爲以其礮艦巡邏各湖，又以其軍隊搜索各路，即能遮斷東部殖民地與聯邦其餘部分之聯絡。但技術上之詞語，能於梅法爾（Mayfair）餐棹令人欣然相信者，當於美洲叢林之中覆述時，似又不能包括全部軍事局勢。當柏圭因草第二篇公文時，彼即不得不承認行軍之困難甚大，雖軍隊盡力忍耐。彼謂軍隊不但須切去一層層之大樹；且須建四十座大橋，並修理其他橋梁——其中一個爲木橋，橫於兩英里內之沼澤之上。（註二）英人於七月十日行抵占勃連湖之源斯肯斯布羅（Skenesborough）；而於七月三十日移其兵營至愛德華礮臺。由其軍事長官善爲指揮，而工作又如勇氣未挫之人，彼等於二十日行二十英里之路。

柏圭因即憑此速度行抵愛德華礮臺，而覺仍與其目的物遠隔，所謂目的物即美軍也。根據健全之判斷，彼即於占勃連湖南端樹其供給根據地，蓋所有軍用品皆可以運至此處也。但斯開勒曾分遣千人各攜一斧，由喬治礮臺往愛德華礮臺；且雖菲列普將軍於極度努力之後，終殺開一條道路以供有輪之車行走，而運輸方法仍不足以供遠征之需要。前進行動中最不可少之物，即於英國兵房與奧爾巴尼市間之兩道水流之上建兩座堅固之橋梁；而支持此類橋梁之木料之大舟必須

於喬治湖與哈得孫河岸由陸上曳過每一碼之道路。至於在加拿大立約定購之馬匹，每三四中卽有兩匹未抵前線；而柏圭因盡極大之勤勞，亦僅能於作戰地方覓五十聯畜之牛。抑其軍事輜重除運載造橋材料以外尙須運載其他；蓋當軍隊前進之時，其兵站部之供給品必須由後方運至。斯開勒已將當地之食物搜索一空，結果少數忠臣不畏柏圭因之印第安人而化逗留本土者，幸賴柏圭因之慷慨，始得免於饑荒焉。（註一三）

皇家軍隊不得不食醃肉與醃牛肉與英國麵粉。其口糧有時不足；而少年兵士又不知節食。士卒行軍之時本已攜有一毯、一行囊、與一水袋、一斧，以及其帳中用器、烹調用具、身旁武器、六十個彈藥、包含有一種口徑之子彈，大足以破馬之腿，與一枝毛瑟槍重量兩倍於近代鄉間紳士之獵槍。今則除此繁重之負荷外，英國兵士不得不攜四日之糧；而此四日之糧，際此熱天決非可以誘人之負荷也。兵士往往傾其糧囊於路旁，希望抵營時可以得到比較新鮮與比較可口之食物。（註一四）至抵營時所感之失望，因信德兵糧食較優而益甚。來特塞爾之布倫瑞克人比較吾人爲狡猾而又非較不自私；因其徵發隊徵得牛羊而不公諸同袍也。柏圭因之抗議，德人接受之時本屬勉強，日後自置

之不理；但關於軍人名譽與愛國天職之問題，柏圭因訴之本國人士之時不至無效。氏坦然告訴英軍官以運輸之困難，且令其追憶所有曾於上次法國戰爭之時，在美服務之紳士，無不放棄居住比較士兵所居之天幕尤爲廣大之天幕之權利，且往往將其個人行李置於行囊之內凡一個月。此種慇懃友好之暗示，部下無不注意。每一英國團隊各遣其全部多餘之物與大部舒適之物往泰昆得洛加；但德人憤然不願輕棄其行李，蓋彼等以爲一旦行抵南方富庶之區，則其行李之分量與價值將兩俱增加也。（註一五）

柏圭因與布倫瑞克人不和；然而布倫瑞克人並非惟一之民族對其行爲柏圭因不得不負責者。當窮追聖克拉爾將軍之時，當哈巴特敦劇戰之時，吾英之印第安人即留居泰昆得洛加以劫美國兵營；今則既與主力軍隊會合，則其出現乃一種重累，而非一種福祉。當人人之糧食皆非全份之時，彼等之貪饕則非全份不能滿足；而印第安之糧食盡足果留美歐人之腹也。彼等特殊之習慣觸犯每一文明人所有之感覺。參加柏圭因遠征之軍官，每憶於出征前坐於鏡前數小時，以脂肪塗面之戰士之氣味與景象無不作嘔。尤爲難耐者則爲徵發糧食成功，多剝頭皮，少擒俘虜，行過英國兵

營時所發之狂喊。但使英國兵營附近之地受蠻民之騷擾，而此輩蠻民既不能區別王黨與民黨，而當被害人頭上尚有頭髮之時，又不問其政見如何，則柏圭因實無法喚起平民效順也。一軍王黨代表冒險越過英國戰線，欲告夫累則將軍以印第安人此類漫無差別之暴行，但該將軍明言，不能於此被征服之國家阻止此類不法行爲。其實在許多同事之中，只有夫累則一人依然重視印第安人之合作。當彼派少數兵士護衛大隊美國戰時俘虜之時，彼即告諸俘虜如彼等中途竟謀脫逃，則將遣紅人追之，而彼等將被剝去頭皮也。

不多日而夫累則自身亦嫌印第安人太多矣。愛德華礮臺附近即住有馬克涅爾夫人（Mac Neil），一堅決之王黨分子，乃夫累則將軍之從姊妹，而蘇格蘭之從姊妹至爲重要也。夫人有一女友，名眞馬克克利亞（Jane Mac Creel），爲蘇格蘭牧師之女公子，此女態度嫺雅，又因其聰明之相貌與親切之性情而惹人愛憐。其愛人乃一英俊少年，曾募得忠臣派射手一隊以助柏圭。七月二十七日晨，若干名印第安人破馬克涅爾夫人之宅，以暴力劫去此兩位女子。同時另一隊則入一極力反對革命之紳士之家，而殺此紳士，其妻，其小姨，其三個子女，其所有黑奴。是日下午馬克涅

爾夫人被曳入英國兵營，幾於裸體，困乏非常，且繫念其少年同伴之命運。其精神尚未全毀，而當其立於其親戚之前，伊即令此有名之軍官一聞茲事之真相。無何此一羣劫賊攜來長一碼又四分之

一之頭髮，而夫人一見即知其係真馬克利亞之頭髮。柏圭因立即召集印第安人會議，令其交出殺害此女之人，亦擬明正典刑以昭炯戒。但此犯罪之印第安人乃一要人——軀幹高大之酋長，稱為「歲安多特族之豹」(Wyandot Panther)，備受部落中人之尊敬。有人告英國將軍若堅持此種要求，則紅人將全體脫離而各返其家，禁掠加拿大邊境兩方無保護之土地；而平昔深知印第安人者，皆謂彼等於脫離以前，將殺英國之哨兵為其酋長復仇。既得此種消息，柏圭因只得任此犯入逍遙法外，「歲安多特族之豹」於兌得一人購其勝利品後安然而去；而此種幾於破壞喬治王與其同盟軍之關係之風潮，結果不過一陣過眼雲煙而已。

柏圭因甚不安樂。彼自覺難為所部備辦糧食；且彼尚未設法積得糧食，俾其能向斯督爾窩忒與奧爾巴尼採取攻勢行動。彼擬冒險一戰，甚至作一次殊死戰；而誘惑者即在左右。此被稱為斯肯